

重庆旧闻录1937-1945

陈兰荪 孔祥云 编著

回眸下江人

战乱流离走他乡、人世艰辛战时尝，
虽是异乡客，多来自下江，都是中国人，
目标是一样，赶走侵略者，结伴好还乡！

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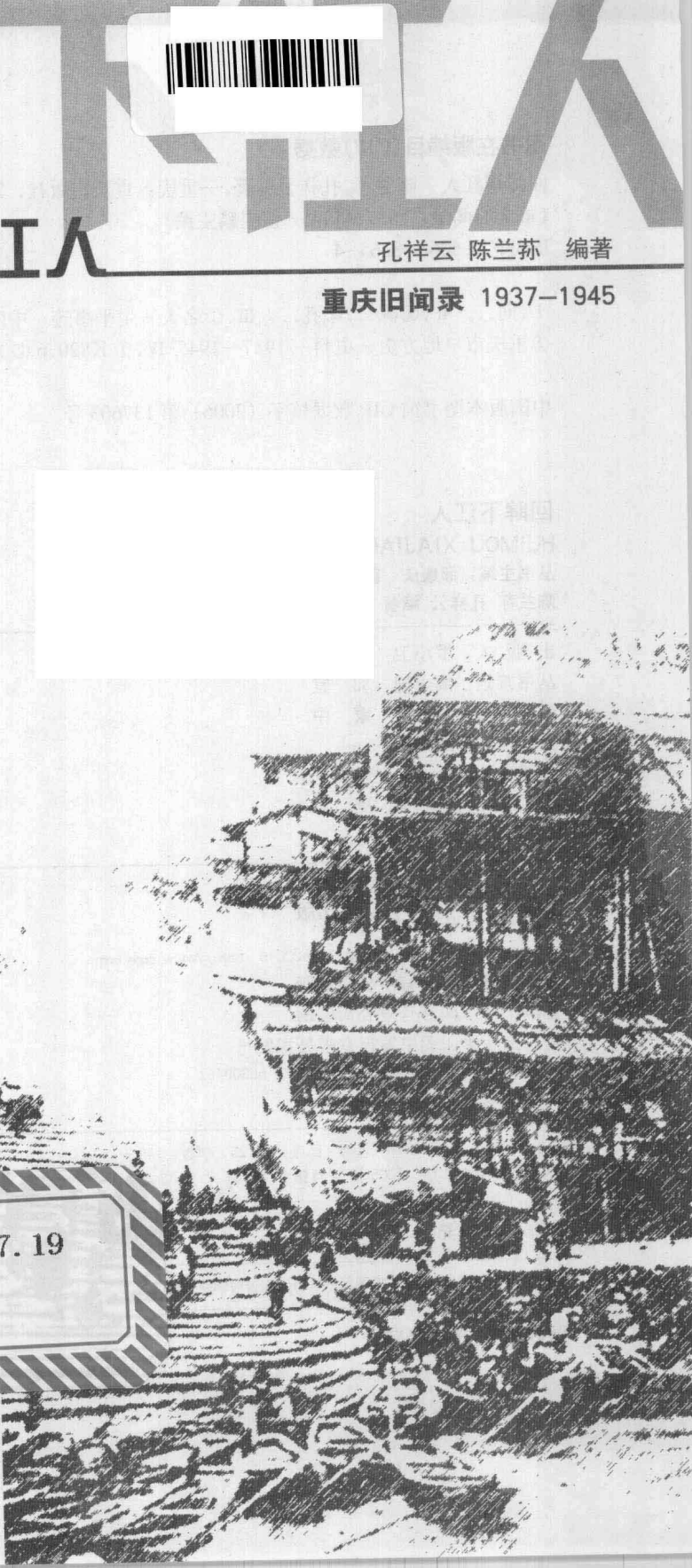
回眸下江人

孔祥云 陈兰荪 编著

重庆旧闻录 1937—1945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眸下江人 / 陈兰荪, 孔祥云编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12

(重庆旧闻录: 1937~1945 / 蓝锡麟主编)

ISBN 7-5366-8265-4

I. 回... II. ①陈... ②孔... III. ①名人—生平事迹—中国—1937~1945

②重庆市—地方史—史料—1937~1945 IV. ① K820.6 ② K29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7603 号

回眸下江人

HUIMOU XIAJIANGREN

丛书主编: 邵康庆 蓝锡麟

陈兰荪 孔祥云 编著

出版人: 罗小卫

丛书策划: 周永健 郭 宜

责任编辑: 邓士伏 蒙 中

责任校对: 刘向东

封面设计: 郭 宜 肖敬尧

版式设计: 郭 宜 夏 添

电脑制作: 廖晋华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开源印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开源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0.25 字数: 149 千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定价: 2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失守，南京、上海相继陷落，大批难民逃亡内地。

大批难民涌向武汉，武汉三镇遍设难民所，

都向四川撤退。主要集中在重庆及周围区县。

不惜生命危險，逃出日寇魔掌。

在川鄂、川湘几条进入重庆的水道。

还遭到日本飞机的
扫射轰炸。

扫描轰炸。



□蓝锡麟

《溯

游抗战重庆丛书》出版发行后，不少人对其中所披露的，以往鲜为人知的人物、事件颇感兴趣，建议拓宽层面，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一些。重庆出版集团与之心气相通，于是，催生了这套《重庆旧闻录 1937-1945》。

所谓旧闻，是与新闻相对而言。按照现代传播学解释，举凡新闻，都是最近发生的有传播价值的事实。由此推远开去，旧闻就不是泛指一切口耳纸笔传衍之闻，而是以往发生的有传播价值的事实。

这套丛书选择的以往，特指抗日战争时期，但前伸后续的时段也未限制得太死。正如《溯游抗战重庆丛书》业已提到的，从1937年11月20日到1946年5月5日，“重庆有史以来第一次，迄今仍是唯一一次成为全中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抗战中国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和外交活动中心，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活动平台，并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远东战区的指挥部所在地。当时的重庆，与苏联的莫斯科、英国的伦敦、美国的华盛顿并列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四大名都，创造出了震烁当世、彪炳千秋的抗战名都文化，有传播价值的事实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经过岁月磨洗就变成了旧闻。那套丛书收录的无疑都属于旧闻，这套丛书取名《重庆旧闻录 1937-1945》，可以视作它的续编。

不过，二者也有区别。那套丛书尽管涉及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文学界、电影界和市井生活，但主要的切入层面在于国共两党，以及美国和日本两股力量，相关事实要么已纳入史籍，要么也在大貌上不时为人所关注。而这套丛书，

尽管也涉及到了那一时期的政界、军界，却将主要的注意视向转移到了多年以来较少被人所扫描的工商界、教育界、新闻界、美术界、戏曲界、帮会组织和“下江人”群体，乃至抗战重庆报刊上的“笑林”和“百闻”，而且切入角度多在个例述闻的谱系，一般不会不加概括地纳入历史。若与古代书籍作比较，其中有的近似于《大唐新语》，有的近似于稗官野史，有的还可以收入笑闻广记。一概归之为旧闻，只依据一条共性，就是都有事实根基，都具传播价值，决非胡编乱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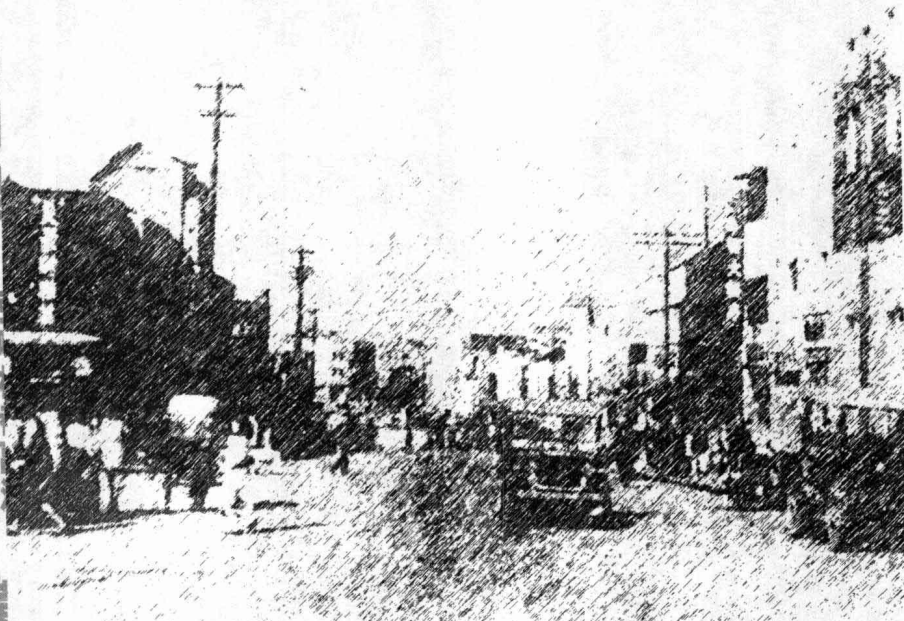
人们常说往事如烟。那是因为，往事从来有大小之别，重轻之分，任何同时代人都不可能无论大小重轻一应亲历亲知，亲历亲知者也不一定都能认知，都能记住，逝去时间一久大家都淡漠了，后来人自然更难想象了。然而，并不是未入史籍的事，全都不值得记忆传衍。抗日战争及其稍前略后时期的重庆，既然确已产生出抗战名都文化，那么，这一文化的丰赡涵蕴，就决不是概括性的任何史籍能穷尽的。好比史籍可以壮长江绘三峡，未必顾及得到海棠溪或南温泉一样，海棠溪和南温泉势必需要另外的描述加以传播。《重庆旧闻录 1937—1945》正是做了这种事。虽然其间述及的往事，并非全都壮怀激烈，业已汇入那段历史的时代主潮，甚至还有一些史实与主潮相背离，但历史就是那样错综复杂，那样丰富多彩，那样变化多端，少了哪一个层面都不完整。因此，不让如斯往事尽都如烟消逝，对今人，对后人，起码会有一些认知上的价值。

我应约主编《重庆旧闻录 1937—1945》，文稿次第都读过了。我要负责地说，全套丛书这么多分册，所有编撰者在价值取向上都是相通的，撰文和选图全都据事取材，奉实立言，力求做到一要诚信，二要可读，三要值得收藏。但各人经历不尽相同，判断亦有差异，因而同一人事见之于不同分册，详略分寸并不全一样。好在旧闻以事实为重，庞观在宇，微观在握，读者尽可以重事轻译，自作取舍。

2005年12月21日于重庆淡水轩



有了这个保证，
走不动了，哪里都不去了，但是保证留在上海不当汉奸。
蒋介石
同意了黄金荣的请求。
张啸林却
后来才到重庆



目录 MULU

总序 往事岂能尽如烟 重庆旧闻录 1937-1945



2

抗战时期的“下江人”



8

《抗到底》的三驾马车



13

王平陵与全国抗敌文协



16

从事抗日地下报的顾建平



21

周恩来陪都卖报



28

复旦大学被炸 孙寒冰教授罹难



32

陪都无冕女王彭子冈



36

神秘人物唐纳



41

流浪重庆街头的柏杨



45

章士钊巧写挽联



50

幽默大师林语堂



55

著名小说家张恨水



60

胡适博士的“总统梦”



65

梁实秋传奇的“黄昏恋”



70

叶浅予的“爱情列车”



77

花边新闻炒出话剧“四大名旦”



81

两个名女的陪都恨事

首先来渝的是天津青帮头目张树声、韦作

有了这个保证，哪里都不去了，但是保证留在上海不当汉奸。张啸林却



86

烈士之后黎莉莉



90

白领红心应云卫



96

费巩教授失踪之谜



101

心系重庆的冰心



104

蔡省三夫妇定居香港



107

武林儒侠杜心五



113

抗日大刀队教练朱国福



118

重庆拳王蒋浩泉



123

第十兵工厂迁渝的艰辛历程



128

炸弹坑旁起炉灶的“三六九”



133

老招牌“陆稿荐”山城打天下



137

黄彤光情系烈士墓



145

王珏与刘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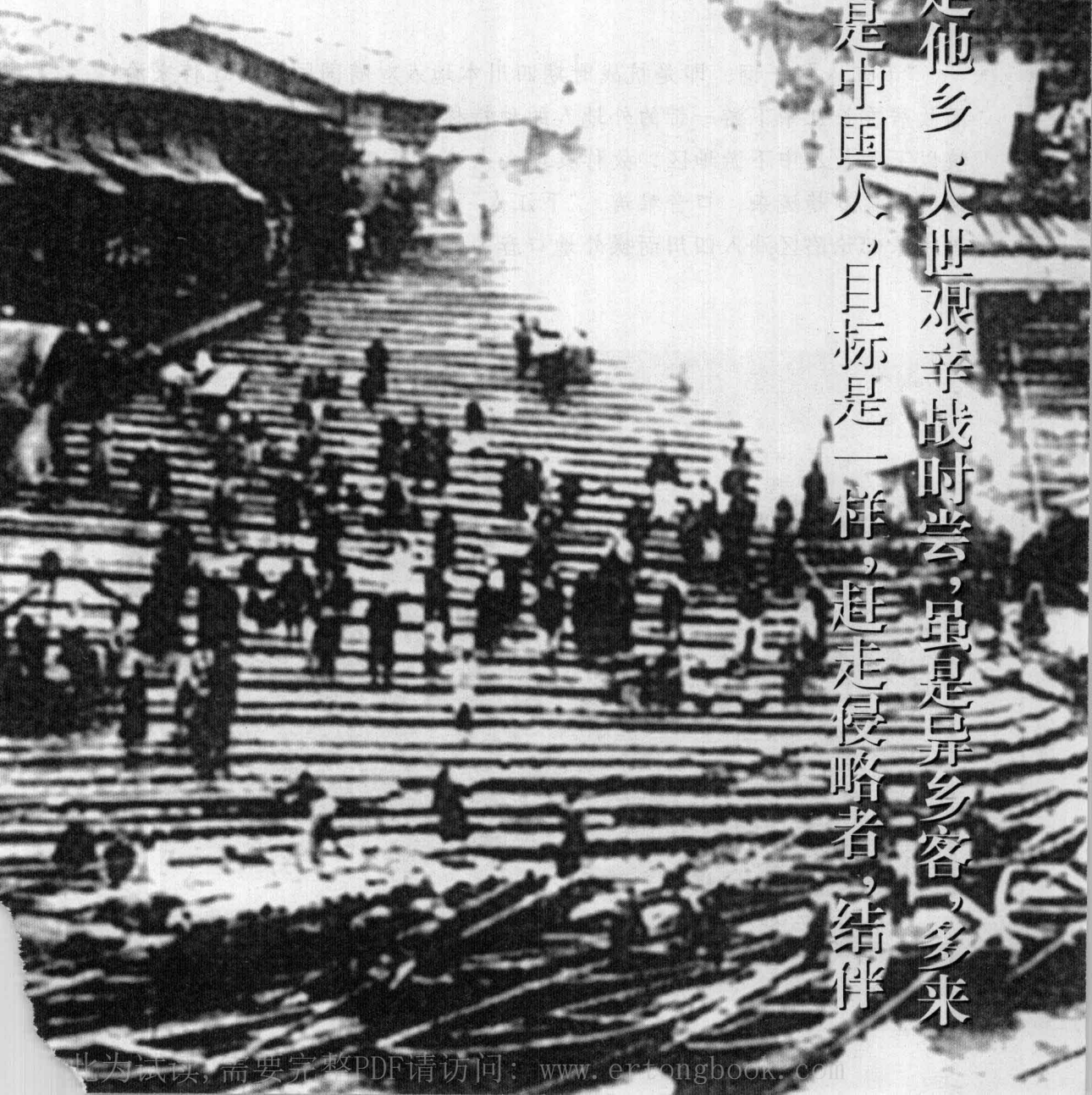


149

冠生园捷足进山城

续来渝，各大城市的青港码头也纷纷迁到重庆。
首先来渝的是天津青帮头子张树声、韦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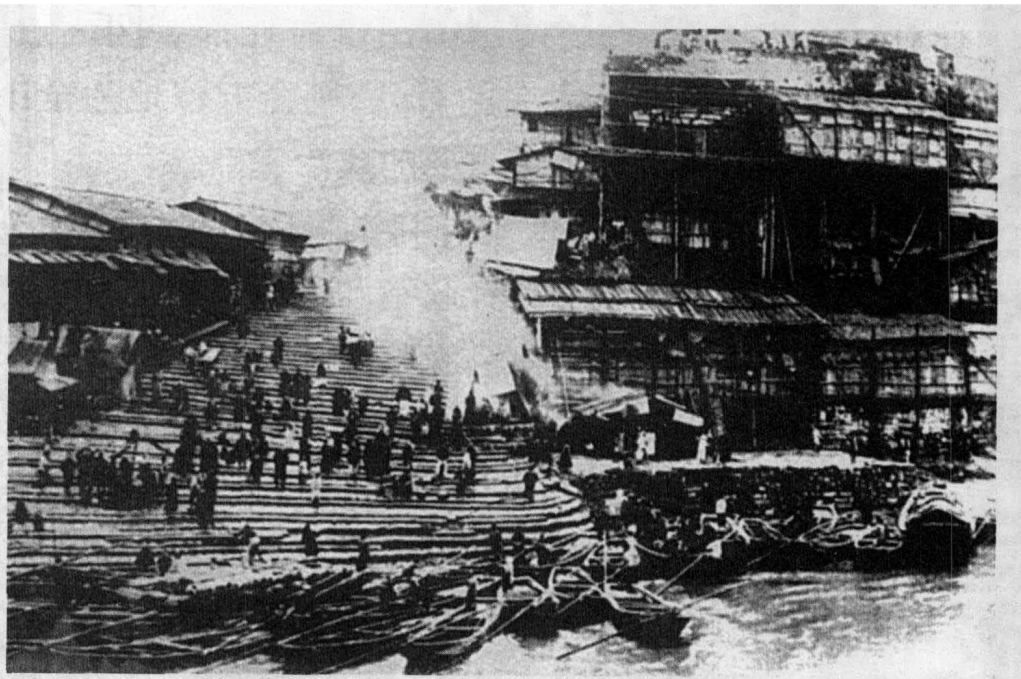
战乱流离走他乡，人世艰辛战时尝，虽是异乡客，多来自下江，都是中国人，目标是一样，赶走侵略者，结伴好还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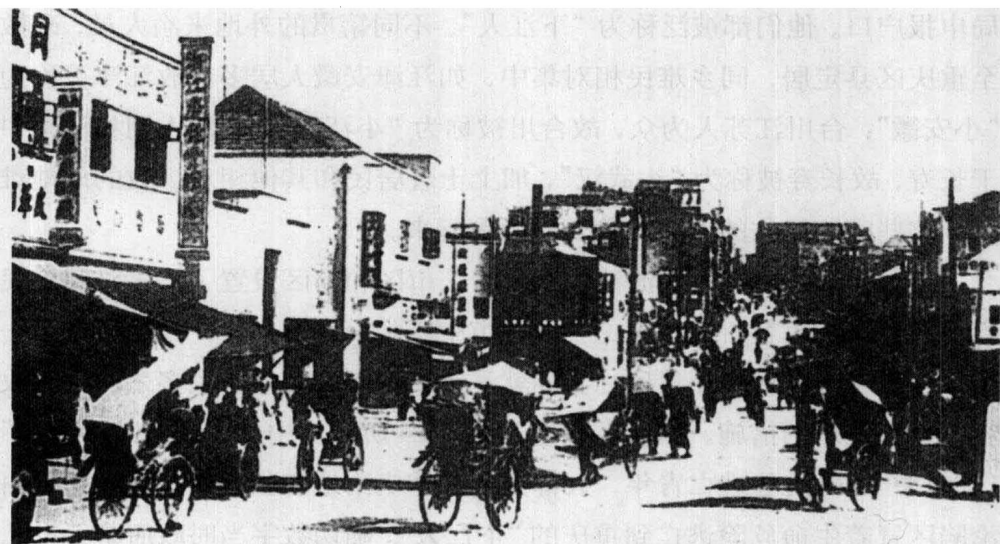


抗战时期的“下江人”

“下江人”一词，即是抗战时期四川本地人对随国民政府迁移来渝而故居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外地人的独特称谓。所谓“下江”，泛指三峡以下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故称其地之人为“下江人”。因避难迁徙来渝的人员日趋庞杂，口音难辨，“下江人”所指，亦部分地包括了从中国中东部沦陷区涌入四川而操外地口音的人。



——这是朝天门码头，看得清楚木划子，吊脚楼，还有很高的梯坎。下江人都是一步一步爬上坡进入重庆城的。



从朝天门下船后走路至过街楼即可坐黄包车(人力车)进入市中心区了,那时市区内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黄包车。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大地沦陷,大批东北籍的难民逃亡内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失守,上海、南京相继陷落。武汉成为战时行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涌向武汉的不仅有各方面著名人物,更多的是从东北、华北方面来的大批难民。武汉三镇遍设难民所,大量收容,人满为患。1937年底,国民政府迁重庆,不久武汉失守,在武汉地区的难民加上湖南、湖北、江西的不愿做亡国奴的“下江人”不惜冒生命危险,逃出日寇魔掌,一下都向四川撤退,主要集中在重庆及周围区县。在川鄂、川湘几条进入重庆的水道、公路甚至山区小道上,逃难的“下江人”络绎不绝,沿途还遭到日本飞机的扫射轰炸。当时只是初中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聂华苓,就在其许多著作中,描写过逃亡途中难民遭到敌人飞机轰炸扫射的悲惨遭遇,她本人正是那次艰难迁徙中,九死一生的幸存者。

1937年的重庆市区,除现渝中区和南岸、江北一部分外,沙磁区均称为郊区。当时由外地逃亡来渝的难民,住满了各大小旅馆及栈房,他们同政府迁来的大批机关人员一样,都没上户口,尤其是军队根本不向重庆警





局申报户口。他们都被泛称为“下江人”。不同籍贯的外地来渝人员，疏散至重庆区县定居，同乡难民相对集中，如江津安徽人居多，故江津被称为“小安徽”；合川江苏人为众，故合川被称为“小江苏”；武汉人则相对集中于长寿，故长寿被称为“小武汉”，加上土著居民和其他相对少数的外地难民，这些密集居住的人群户籍变得模糊起来。

在重庆街头，有大批流浪的逃亡者，市区和郊区设置了许多临时难民救济所、难童收容所、难民中学（设市中区张家花园）等，江北还设了一个可容数千人的青年招待所，实际就是逃亡青年收容站。大多采取临时收容，分别处理的措施。如以后相继开办了14所国立中学，还有“中山班”（临时中学），这些逃亡青年，大都分别在重庆附近各县就学就职。所以由沦陷区冒着生命危险逃亡到重庆的“下江人”，确切数字当时政府毫无办法统计，估计是在数百万人。

历史上，川渝地区曾有过“湖广填四川”之类的大移民。八年抗战，人们拖家带口从敌占区千里跋涉到重庆，跟历史上大移民的原因和性质截然不同，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祸害中国的一次大移民。

陡然出现了众多的外乡人，无论在语言谈吐，风俗习惯，生活观念上，都与本地人不尽相同。加上这段时期，地方军阀刘湘撤至成都，蒋介石的中央势力进入重庆，两种势力冲突带来的一些纠纷，也使得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不断发生矛盾。

例如，走出夔门的重庆人苏太余，当上了汉口市（原为直辖市，后为武汉市的商业区）商会的会长，他在武昌办裕华纱厂，纱厂女工数千人，以武汉籍最多，还有湖南、江西籍贯的。苏为重庆人，得天独厚，首先包好船只把纱厂迁回重庆南岸窍角沱，所有女工全部运到重庆，许多女工的家庭也随之而来。窍角沱当时是个乡镇，人口骤增，住房紧张，市场是繁荣了，物价却突然上涨了，一个铜板此前能买两个烧饼，后来只能买一个，还供不应求呢。窍角沱来了一个大厂，紧接着又迁来不少小加工厂，外省人自建简易的房屋，这是最早的“抗战屋”，“抗战屋”从一层楼发展为二楼、三楼，就叫“抗战楼”了。随女纱工同行的父母，他们就地做小买卖，尤其是“小吃馆”，如雨后春笋，花样翻新地出现了。除了卖豆浆、烧饼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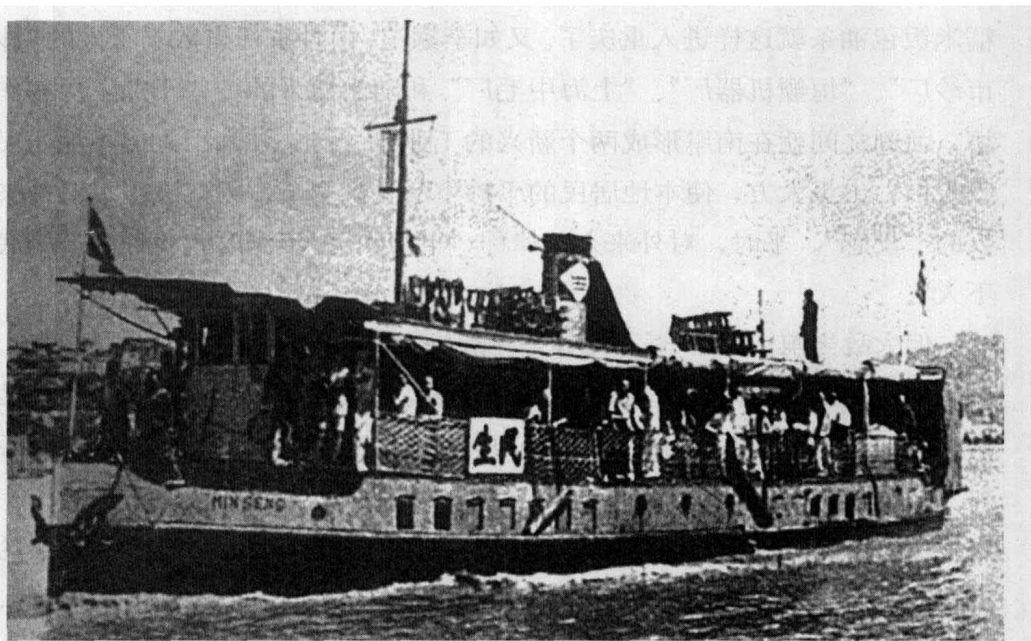


糯米饭包油条就这样进入重庆了。又如李家沱,由外省迁来数千工人的“沙市纱厂”、“恒顺机器厂”、“上海中毛厂”和随之而来的一些小加工厂和作坊,顷刻之间就在南岸形成两个新兴的工业区。这些外来工人比本地居民收入多,出手大方,使本地居民的平静生活受到影响,因此滋生了对外来人的“反感”。平时,对外来人一律称“下江人”,不满时就戏称为“脚底下人”。

但大敌当前,爱国一家,尤其是在敌机大轰炸时,同仇敌忾,共同对敌,原有的不和谐逐渐消失了,彼此都成了朋友。重庆在历史上本就是移民城市,真正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实在微乎其微。广东人到重庆就去白龙池“粤香村”吃饭,以为是家乡餐馆,结果全是川味。三代以前被移民来重庆的广东人,在市中区有一批,被称为“土广东”,他们说的客家话,连初到重庆的广东人都听不懂。几代传下来,作为重庆人,说的都是重庆广东话。因此,抗日时期来的“下江人”,与大多数当地人,不过是先后移民而已。

迁徙来渝的“下江人”中,有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如陶行知、徐悲鸿、梁实秋、林语堂、张恨水、马寅初、茅盾、胡风、冰心、邹韬奋、曹禺、吴祖光、叶圣陶、夏衍等;工商界人士如荣毅仁、胡厥文、包玉刚、范旭东、吴羹梅、刘鸿生等;著名演艺界人士如赵丹、白杨、王莹、秦怡、张瑞芳、舒绣文、胡蝶等;还有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和民主人士,如蒋介石、林森、陈诚、冯玉祥、张治中、陈果夫、陈立夫、孙科、沈钧儒、史良、李公朴、柳亚子等。其中,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最先到达重庆的政府高官,故有“第一下江人”之称。共产党内的“下江人”则要首推周恩来了。大批“下江人”的到来,对闭塞的内陆城市自然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社会风气大开,先进的思想逐步深入人心。男女可以同校活动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束缚减少了,一张结婚证书,一个结婚广告就可以成家,本着“非常时期,一切从简”的精神,还出现了集体结婚。本地人与“下江人”相互联姻,结为佳侣的事越来越多,且家庭和睦幸福,夫妇白头偕老。

重庆本地人历来爽直好客,对离乡背井远道而来的“下江人”,都热情帮助。其中“影人剧团”在穷困之际,不少人得到过本地人的解囊相助。“中电”的著名导演沈西岑,名演员顾而已的妻子,“中艺”后勤沈硕甫,名导



民生轮船公司靠这一只船发展起来，在抗战八年中它作出了巨大贡献。

贺孟斧，演员洪虹等因缺医少药死于重庆，重庆作家刘盛亚和国泰戏院的老板夏云瑚，还当仁不让地出资出地，把他们安葬于南岸沙罐窑郊区。

抗战胜利后，一些人带着川籍妻子回到上海，如名导汤晓丹之妻，重庆人蓝如洁，顾而已之妻白云（姓陈，成都人，江安剧校学生）等。大多数平民百姓和小商、小企业主等已在重庆住了八年之久，生活已经习惯，搬迁甚为困难，不愿再走，就在重庆落户了。这些留下来的“下江人”，在重庆经济方面，尤其是在商业领域占很重要的比例。1938年前重庆商业中心是下半城（现解放东路商业场为中心），外省商人逃亡重庆后，使上半城兴旺起来。直到1949年底，如冠生园、陆稿荐、采芝斋、上海三六九、广东酒家、国民酒家、无锡饭店、皇后餐厅、湖北大饭店、心心咖啡厅、五芳斋餐厅，还有大西洋钟表店、太平洋钟表公司、四良皮鞋店、华华公司、恒义升公司、新生市场、大新公司等等以及不少中、小公司和店铺，都是“下江人”开的。迁川工厂主动加入重庆工业会，成为工业行业，许多银行改为“重庆分行”，依然照常营业。还有不少学校留下来，在重庆作为分校继续招生，如复旦改为湘辉学院，朝阳大学改为正阳学院，华侨学院改为

重华学院等等。

抗战胜利后，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下江来客复员了一部分，留下的还是更多的一部分，都成为了重庆居民。据警察局1946年户口登记的统计，重庆人口还保持100万上下。

